

SHUIGUANG
YIHUO JINGYING

水光抑或镜影

朱斌峰◎著

非外借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水と環境

SHUIGUANG
YI HUO JINGYING

水光抑或镜影

朱斌峰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水光抑或镜影/朱斌峰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2
ISBN 978-7-5396-6258-9

I. ①水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72724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姜婧婧
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国文彩印有限公司 (0551)65652866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19.25 字数: 300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9.8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SHUIGUANG
YI HUO JINGYING

朱斌峰◎著

水光抑或镜影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朱斌峰，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第32届学员，安徽文学院第四届签约作家。曾于《钟山》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安徽文学》、《西湖》、《雨花》、《青春》、《天涯》、《山花》、《黄河文学》等刊发表小说，被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选刊、《作品与争鸣》选刊选载。获2015年《安徽文学》年度文学奖小说奖、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提名（优秀）奖，参与编剧的广播剧获全国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安徽省第十一、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

目 录

· 和悦洲系列 ·

003 / 在水一方

040 / 在水之洲

077 / 洲尾还有一个洲

107 / 少年的戏法

· 玻璃房系列 ·

141 / 去云南

187 / 玻璃房

226 / 灭鼠记

258 / 第五季

304 / 后记

——和悦洲系列——

在水一方

一、听鱼

我是在黄昏时看见那条鱼的。

那时，日光变软了，在江上水草般飘摇着。我像往常一样，全神贯注地看着满是皱纹的江面，看着一张荡漾着回忆的老人的脸。我知道有些东西太耀眼，不能直视，比如晌午的日头，只有等它们安静下来才能静静地看去。我的眼里，江水变幻着颜色，表面浑黄，越往深处越暗，那让我迷醉。忽而，一条白色的大鱼跃了出来，她裸着身子游动着，乳房浮出水面，双腿扑打水花。她显然看见我了，向我微笑着，伸出双臂旋转起来，就像在跳舞。我刚想说些什么，她双脚一蹬就游远了。

我知道她是那种叫江豚的鱼，很久以前那种水生动物在我们和悦洲很常见，她们油脂丰厚，曾被制作成灯盏照亮着洲上的夜晚。可据《十万个为什么》说：江豚仅产于长江中下游流域，身体呈纺锤形，全身皮肤裸露无毛，在世界濒临灭绝的动物里排进了前十二位。这话可信，至少有很多年洲上的人没见过她们了。

我兴奋起来，向着洲上老街跑去，边跑边喊：“我看见江豚了！我看见江豚了——”

江滩上,老鱼头正在破渔船的阴影下,收拾船舱里的鱼。他戴着散了边的旧草帽,牙疼似的咧着嘴,用刀刮着鱼鳞,全不顾鱼鼓着满嘴的血泡喊痛。老鱼头是洲上的捕鱼高手,他每天都用尼龙网兜装满活蹦乱跳的鱼,抑或用柳条穿起一串串鱼,从街人面前晃晃悠悠地踱回家。他知道江的深浅和鱼的脾气,经常在酒后吹嘘他的捕鱼经,比如乌鱼生猛、胡鲢子溜滑什么的,洲上人都说他讲得有理。可我不喜欢他,他的身上总有股鱼儿死亡的气息。

我越跑越快,边跑边喊,急着向街人宣布我的发现,可一不小心被老鱼头的鱼篓绊倒了,趴在地上跟被刮去鳞片的鱼瞪起眼来。那些鱼艰难地喘着气,翕动着血红的鱼鳃。

老鱼头生气了:“瞎跑啥?”

我响亮地回答:“我看见江豚了!”

老鱼头龇着黄牙哑笑:“我捕了这么多年鱼,都没见过江豚,你个疯子还能看见了?”

我不想跟他多话,爬起来向街上奔去。

老街上,木楼前的门槛、石阶、石槽上坐着好多老人,身上落满了时间的灰色。我站住,边喘气边喊:“我看见江豚了!”老人们抬头瞥了我一眼,没搭理我。我又尖叫。我的喊声冒犯了老人,他们这才宽容地笑起来:“这个疯子,又说疯话了!”我没有争辩,看着满街楼顶层层叠叠的瓦片,像鲫鱼的鱼鳞一样,心里一慌,朝着我家的老屋奔去。

洲上人都叫我疯子,是因为我常把鱼看成人,把人看成鱼。

我原本是个正常人,学习成绩一直很好,洲人都说我聪明,不久的将来一定能金榜题名。可他们预言错了,那年高考,我在吃早餐时被一根鱼刺卡住了嗓子,紧急送往医院,耽误了考试,从此就分不清人和鱼,被他们叫作疯子了。我喜欢吃鱼,生下我时母亲不能发奶,就是靠着把鱼汤当作奶汁长大的,那种乳白色的鱼汤总带着熟稔的鱼腥味在

我体内萦绕不散，因而，我知道鱼也有能够哺乳的乳房。当我把鱼儿有乳房的秘密向街人公布后，他们先是诧异，然后惋惜地说：“就那么小小的鱼刺，就把一个好好的伢儿给毁了！”他们疑虑地说：“鱼怎么会有奶子呢？莫不是这伢儿得花痴了？”他们痛定思痛地说：“书读多了也不好，能把人读傻的！”我并不这么认为，我知道历史常常毁于一个细节，一个人被鱼刺毁掉太正常了。虽然我知道和悦洲上花痴不少，可我没有一到油菜花开就追逐江水里花衣的爱好。我知道书没有毒，不可能含有苏丹红、禽流感。我觉得我没有疯，只是看见了洲人不知道的秘密罢了。

譬如，洲人都说渡口的算命先生算命灵验，一双盲眼能洞察命运，看透人的一生祸福。可我听鱼儿说：那个算命先生并不知江水的纹路，他常到江边捞死鱼烂虾回家油炸，必将在未来的日子失足落水。

譬如，洲人都说花家超市老板娘花子不能生养，她的肚子是个水土流失的地儿。可我听鱼儿说：花子的肚子能让鱼籽生根发芽，可她跟男人做那种事时，总戴着鱼泡似的避孕套，不愿为任何一个男人留下根儿。而且，有条青鱼吃多了她丢下江里的避孕套，变得又肥又白，被人轻而易举地捕吃了。

当然还有很多这样的秘密，这个长江里的沙洲曾经是个繁华的商埠，到处弥漫着流言，也隐藏着秘而不宣的隐秘。我从鱼儿嘴里得知那些事后，憋在心里难受，就不厌其烦地告诉洲人，可他们根本不信，反而叫我疯子。我对这个称号并无异议，只是希望我的话能钻进他们的心里。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洲人总是嘲笑我，甚至毫无理由地捏我的耳朵？我的耳朵很敏感，只要他们一捏就火辣辣地疼，就像被火焰的舌头舔了。于是我只能尖叫着跑开，我的尖叫给他们带来了快乐的笑声。可当我转身跑开时，他们又会忧心忡忡起来，不无羡慕地对着我的背影说：“其实，还是做个白痴、疯子快活，整日大呼小叫，啥事不愁！”他们误解了我，其实我很痛苦，我知道太多的秘密，那些秘密让我

针扎般地焦虑,只有把它们大声地说出来,否则寝食难安。我有时真想把自己的耳朵揪下来,那样就不会发疯了。

我发疯后,除了翻看那本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什么事也不做。我有个哥哥,靠经营吸沙船发了财,就把父母接到城里住了,雇了个邻居给我烧饭洗衣,让我衣食无忧地继续疯下去。这样挺好,虽然满街的鱼檐让我心慌,但我不想离开和悦洲,不知道自己离开鱼还能怎么活。

我去江边看鱼,并不期望能看到江豚。关于那种珍稀水生动物,洲上有个传说,说很久很久以前,一个女子因偷情被族人一丝不挂地塞进竹笼里沉了江,后来就变成了江豚。因而,想起江豚,我会联想到街上酒店老板何仙姑的大奶子,她就跟数个男人厮混过。洲上有个江豚养护场,场长经常去何仙姑的酒店喝得满脸酡红,然后像醉螃蟹似的横行在街上。他曾压抑不住兴奋低声对我说:“他妈的!何仙姑真是江豚,身子又白又浪,真过瘾!”我感谢他对我的信任,可他的江豚养护场里只有假造的江豚骨架标本,这就有骗人的嫌疑了。我曾站在那个养护场门前的江豚雕塑下,耐心地奉劝一队举着旗帜前来参观的学生不要上当受骗,可那些学生却用空饮料瓶袭击我,我只有逃开了。

我喜欢在黄昏时走到江边,跟鱼说说话儿。当暮色愈来愈浓时,江上的吸沙船、机驳船的声响小了,一些鱼会成群结队地游来。他们行色匆匆,有些慌张,像被什么驱赶着。偶尔有顽皮的小鱼朝我眨眨眼说:“别看啦,这条江就要老了。”老了?我有些纳闷,难道这条不知流了多少年的江会枯吗?我想问他要去哪,可小鱼尾巴轻轻一划就游走了。当然,有时一些老鱼也会对我唠叨起一些秘密,鱼须闪着银针般的光,就像深夜细小的闪电似的。

真的,那个黄昏,我看见了消失多年的江豚。

没想到江上有江豚出没的消息竟然在洲上流传起来了。洲人爱用絮絮叨叨的话掩盖什么,可这回他们脸上发着绿芽,在街上奔走相

告起来：“江里有江豚哦，那可是稀罕物，捕到它就发大财了！”他们在细细的日光下呼喊，就像被甩在岸上张大嘴巴的鱼。于是就有人修船补网了。

老鱼头马粪纸般的脸绽开了笑，额头上的青筋跳动着，划着船在江上游来游去。他在当年清朝水师饮马的石槽里储满了水，为即将捕到手的江豚备好了临时栖处。他醉醺醺地站在傍晚的街上，拍着瘦棱棱的胸脯说：“谁不知道老子是这洲上水性最好的？老子指定能捕到那只江豚！”

剃头匠侂爷站在理发店前，笑：“那不一定，你是个水鬼，可江豚是活宝，能不能遇到它得凭财运，你个老鱼头怎么看都不是发财的命！”

老鱼头嘴拙，梗着脖子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数个扛着船桨的洲人收工回来，光着脚丫呱呱唧唧地踩着青石板的街面，看着老鱼头的窘态哄笑起来。

剃头匠侂爷又说：“我看这事未必是真的，疯子说的话也能信？”

荷桨的洲人不愿意了：“这事章老板都信，不日就要派船来搜索江豚了，还能有假？”“就是！侂爷，依我看，您要是年轻十岁，比咱们找得还勤呢！”说着淌下水渍散去。

我知道这个消息之所以洲人肯信，跟我哥有关。我哥白手起家，短短三年就从街头青皮变成了拥有两只吸沙船的章老板，谁能不信他呢？在这个洲上，只有我哥相信我，这并不是因为血缘关系，而是因为我的疯癫曾挽救过他的某个器官。

那年，我哥尚未发达，整日像条公狗在街上晃荡，而那时我已经疯了，能够分辨出蜜蜂的公母和鱼的表情了。一天晚上，头上的星星冷冷清清地落入江底，我在江滩上堆着沙塔，堆到第九座塔时，就听到江里两条鱼在窃窃私语：“和悦洲就要出事了，那个章家的大少就要被杀猪匠割掉尾巴了！”“是啊！杀猪匠已经提着刀坐轮渡赶回来了”……我猛然惊醒，在并不料峭的春风里打了好几个寒噤，赶忙向杀猪匠家

奔去。我跑到那水边的木楼前，咚咚地敲起门，边敲边喊：“哥，哥！出来！快出来呀！”阁楼的灯光被我唤亮，却没有回声。我急了，攀上院落外的桂花树，向着阁楼望去。阁楼里，我哥正赤条条地趴在杀猪匠老婆的身上。那个女子白皙的腿在昏黄的灯下泛着幽暗的白光，就像甩打的鱼鳍。我大声喊：“哥！哥！快出来啊！要割尾巴了！”我哥扭过脸低喝：“你个疯子，瞎嚷个鸟，滚！”那条仰卧在床上的“白鱼”说话了：“你还是走吧，说不定出啥事了。”我哥这才恋恋不舍地爬起，穿上衣服溜了出来。我滑下桂花树，跟着哥沿着院墙根走，心底为保住了哥的尾巴兴奋着。哥很不高兴，甩了我一巴掌。忽地，嘭的一声响，我看见杀猪匠提着刀踹开了院门，冲进了他自己的家，接着听见他扭曲的喊声传来：“人呢？人呢？要是被老子抓住，就把他给剿了！”我看见哥的身子软了软，显然他没有理由不相信杀猪匠庖丁解牛的手艺。哥颤抖着手摸摸我被巴掌打肿的脸说：“弟呀，谁说你疯了？你聪明着呢！”

就是在那晚，我哥在柳树下嚼碎了三片叶子，离开和悦洲去吸沙船上做了保镖，之后便发达起来。也就是在那夜，我哥开始相信我的疯言疯语了。

这不，没几日，我哥就驾着橡皮艇来寻江豚了，他带着探测仪器和捕鱼工具，还有一名生物学专家，那架势让洲人气馁。他们满意地说：“果然有江豚呢！”他们愤愤地说：“设备再好有鸟用，能不能捕到江豚得看运气！”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去找渡口的算命先生打卦，问自己的运程，问江豚究竟在何处。算命先生笑而不答，只是盲眼看天，伸出一根食指来。他们都未得其解，败兴而去，只得划着自己的木船绕着橡皮艇转悠。黄昏的江面被打搅了。

我哥搜捕江豚的行动毫无进展，便又想起了我。

那天晚上，天上一个月亮，水里一个月亮。我哥来找我，他比以前更胖了，胖得让我担心。他从阁楼上找出渔竿，用鹅毛剪了几节鱼浮，

说要带我去钓鱼。我知道他在说谎,那个锈迹斑斑的鱼钩出卖了他。我俩一前一后走到江边,找块沙地坐了下来。我哥随手把渔竿甩在水里,那里很浅,只能钓到水草。我蹲坐着,看着他月光下的脸。

哥抽了两支烟,没有动渔竿一下,却盯着我的脸说:“弟呀,你告诉我,江豚在哪?”

我受不了他那烤山芋似的目光,转脸看向江面。

“弟呀,我知道你不疯,你一定知道江豚在哪,是不是?”

我缓缓站起身,向江里走去。我听见哗哗的水响,却听不清那声音在说什么。

哥倏地站起,急急地走了两步:“你在做什么?你不会跳江吧?”

我转过身,将食指放在唇边,噓了声,示意他别惊动了鱼。江面上吹过一阵小旋风,我弯下腰将脸贴在水面上,这才听见鱼儿清晰的说话声。

那些隐在水底的鱼儿就像患了哮喘病,声音嗡嗡的:“那些人到底要干什么呀?这里哪有江豚呀!”“那上游流下来的毒水、对岸轰轰响的吸沙船,都要把这江废了,江豚怎么还能活下呢?”“就怪那个疯子,他瞎传啥谣言呀!”

我听出鱼儿在埋怨我,后悔起来,我真是无中生有的人。我缓缓转过身难过地说:“哥,鱼儿说了,这条江里根本没有江豚。”

哥一愣:“不是你打电话告诉我,说你看见江豚了吗?你的预感不是很灵验的吗?”

我摇摇头说:“也许我看错了,我们不能盲目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”

哥生气了,一脸嘲讽:“我看你真是疯了!我不信!……这江上一定有江豚!”说着跺跺脚走了。

我知道我哥不信我了,这个洲上没有人肯信我了,心里悲伤起来,站在水中无声地哭起来。哭着哭着,忽地想起那江豚可能是个女子,便向着哥的背影追去。

江边寂寂，沙子在脚下飞快地流失，我的心脏骤然抽紧，狂奔上江堤，边跑边喊：“哥！我见的江豚是个裸游的女子……那女子就是莲子姐！”

哥身子一震，定住，惶恐地向四周望了望，低斥：“你真是疯了！你再胡说，我撕了你的嘴！”

我拽住哥的手：“哥，我说的是真的！”

哥猛地将我按住，一只拳头木槌般敲在我的肚子上，就像敲鼓。其实，我哥从小就暴戾，常常跟人打架，并因打断外乡人的腿坐过牢。这不怪他，早年我的祖父就曾领着一帮船工，为争大关口码头与人殴斗不断。我哥的身上流着祖父强悍的血液，那也是一条江在家族的血管里流淌着。我哥也曾在打打杀杀中夺得了吸沙码头地盘，虽然他现在已经收敛起昔日的棱角，变得大腹便便，可拳头还是那么有力。

我感到了疼，神志越来越清醒，那个黄昏的景象越来越清晰了。我尖声喊：“真的是莲子姐！真的是莲子姐！她的乳房下还有一颗痣！我不会看错的！”我的喊声像在欢叫。

哥终于停住手，蹲下身子，抱着头喘起粗气来。

我知道哥是被我的话螫痛了。我说的莲子姐曾是他的女朋友。听说，莲子姐的奶奶曾是洲上最好看的女子，那个阿婆做过盐商的偏室、裁缝，还有乡间的巫婆，曾用涂满墨汁的黄纸灰治好发癫的洲人，用蜡烛的火烤好过渔民的关节炎，用蓝花碗里的清水为小伢招过魂，喜欢神神道道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。莲子姐也是洲上最好看的女子，她长发、腰肢上就像流着水响，让幽深的老街都亮堂了几分。她和我哥好上了，可她奶奶就是不同意。那个平日随和的老人面对孙女的哭泣，只是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：“不能嫁给他，他一口一口吃着江呢！”那毫无科学根据的说法一时成了洲人的笑谈。可是，莲子姐还是偷偷摸摸为我哥怀了两次孕又都流产了，后来就走入江中再也没回来。洲人对她的溺水有着五花八门的揣测，有人说她是知道自己失去